

郑文光科幻小说全集

第三卷

古庙奇人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郑文光是我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生于1929年，广东省中山县人。

于1953年开始写作科学幻想小说。其主要作品有《太阳探险记》、《飞向人马座》、《鲨鱼侦察兵》、《大洋深处》、《神翼》、《战神的后裔》、《命运夜总会》、《天梯》、《古庙奇人》等。

其中《火星建设者》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飞向人马座》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猴王乌呼鲁》荣获北京作家协会少年儿童文学一等奖，《神翼》荣获1980——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1990年全国第二届宋庆龄基金会银质奖。《地球的镜象》曾翻译成英文、德文、日文、瑞士文在许多国家多种书刊转载，《海豚之神》曾翻译成日文、英文在日本、英国等多种书刊转载。

郑文光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会员。

序

郑文光

(一)

这是《郑文光科幻小说全集》第三卷。

这一卷包括《天梯》、《白蚂蚁和永动机》、《魔帽》、《古庙奇人》、《孔雀蓝色的蝴蝶》、《侏罗纪》、《哲学家》等八部作品，全部是1981年的创作。

(二)

《白蚂蚁和永动机》发表时被冠以“科学讽刺小说”的“文标”，认为这是个新的品种。不过，我觉得说新也不新，因为在国外，具有讽刺意味的科幻读物太多太多了。美国作家罗伯特·希克利就擅长这样的风格。著名的前苏联科幻作家斯特鲁格特斯基兄弟的小说《火星人的第二次入侵》也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它通过谣言杀人的荒唐情节讲述了火星人在人类心理的弱点上找到了突破口，从而

控制了人类社会。我的小说自然不可与这些名家名篇相比照。我的思考热点肯定与他们不同，我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魔帽》最初是写给《少年文艺》杂志的，被当成童话发表。后来，余俊雄、冷兆和及吴岩三位想共同编辑一本北京地区科幻小说选，我拿出这篇东西给他们。没想到，它竟成了这本选集的首篇，而且书名也用了它，我感动于编者的好意，并且由此想到，童话和科幻小说之间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两部不伦不类的作品激起了我的思考。文学创作是否必须永远抱住固定的界限？是否另一些属于“杂交”性的、四不像的品种具有更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呢？

这要等到我的一系列动物科幻小说发表之后才能得到圆满的回答。

(三)

在我寻求科幻小说民族化的道路上，可能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比《古庙奇人》走得更远。这部五万余言的中篇自始至终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色彩。我对中国文学的爱好起源于童年，最初仅仅是深深的感动，为人物的命运，为起伏的情感。但渐渐地，我开始分析其中奥妙之处，我自信找到了东方文学的神韵所在。这些作品可能没有更多的内心刻画，但是，情节的连贯发展以及在发展的情节中展现某种深刻的哲理，使小说具有了不同寻常的魅力。在

《古庙奇人》中，我试图循这一线索组织自己的故事，上天入地，世内世外，以禅寺为代表的古老的中国乡土文化和以火箭为代表的星外文明融为一体。故事从直升飞机的偶然故障开始，直到主人公的奇异死亡结束，悬念叠起，疑窦丛生，颇具古典小说那种情节的变换和迷离之感，表达了我对“封闭式”社会的缺陷的反思。

与《古庙奇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梯》。这部作品故事情节是：一批学者、公安人员、小孩闯入了一个神秘的荒原，然后失踪了。于是，需要揭开这个谜团。原来，他们钻进了一个金字塔，通过了一条神秘的时空隧道，用了三天时间到达了南美洲。后来，其中一名物理学家重返塔中，想回到出发地，结果这次用了四年的功夫，而且钻出地面一看，吓了一跳，他怎么来到了冰封雪冻的南极洲了……这部以时间隧道为主题的故事把简单的线索与科学的主题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正是由于科学内含的存在，使读者体会到知识造成的深度和厚重。与其类似的小说还有《孔雀蓝色的蝴蝶》。我把它归入我的硬性科幻系列。这个故事发端于一个奇怪的事实：在地球上怎么会有八只脚的蝴蝶？抓住他们看看你就会明白，哪里是什么蝴蝶，那是从星球中来的旅人！

自此，我觉得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上面，我已经灵活自如了。我可以尝试各种新的题材和新的风格，关键的问题是，不论哪一种题材和哪一种风格，我

都会注入自己的文风和自己的思考。

(四)

长篇小说《神翼》创作历时一年。我一章一章地写，第一章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花》杂志上；第二章发表在福建的《榕树》杂志上；第三章发表在上海的《巨人》杂志上；到第四章，我发现这样写不行，需要制定某种规划。我对前面的章节进行了修订，然后续写把全书完成。

该作品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1980—1985年优秀儿童文学创作奖，1990年又以最多票数荣获第二届宋庆龄全国儿童文学银质奖（此届缺金质奖）。宋庆龄奖评委的评语写道：

“这部长篇科幻小说在科学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幻想与现实的结合上都处理得相当完善。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冯丹青、于小鹤性格较鲜明，它们的追求及奇遇，会扣动小读者的心弦，将有助于启迪、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全书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注意到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艺术功力较为深厚。”

总之，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上，我在成功地走着一条手法多样又自成一格的科幻创作道路。

1993年7月5日

目 次

白蚂蚁和永动机.....	(1)
魔 帽	(29)
古庙奇人	(47)
侏罗纪.....	(139)
哲学家.....	(157)
天 梯.....	(175)
孔雀蓝色的蝴蝶.....	(248)
神 翼.....	(275)
腾格里峰之鹰.....	(275)
长翅膀的姑娘.....	(293)
空中的追逐.....	(315)
沙漠中的绿洲.....	(336)
翅膀尖的火焰.....	(359)
惊心动魄的一夜.....	(381)

湖中奇遇.....	(402)
相会在塔克拉玛干.....	(419)
尾 声.....	(440)

“白蚂蚁”和永动机

要我写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这儿就是。不过这一篇不是瞻望未来，而是回顾过去。我要写的是四害横行、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一个真实的“科学幻想”故事……

—

1974年9月一个星期天。真是秋高气爽啊！好多年没去颐和园了，家里孩子们吵吵嚷嚷要玩

玩去。好吧，那就赶紧做饭，吃了好走。我和我妻子正忙乎呢，“嘭！嘭！嘭！”有人用力地打门了。

我摘下围裙，两手沾满面粉，刚刚扭动碰锁儿的“鼻子”，门就被撞开了，险些儿没把我的眼镜撞掉。一个胖乎乎、圆圆脸的人挤了进来。他身穿草绿防雨咔叽夹克，黑色毛哔叽裤子的裤线像刀刃一样，脚下的锃亮黑皮鞋把我的乱七八糟的小屋照得“蓬荜生辉”。

唔，“娄……”

我刚想打招呼，却噎住了。叫他什么好呢？

有了，“老……娄！”

但是我还是微微感到不安。这年头，三十六七岁的人是不好叫“老什么”的，一般还是叫“小什么”。可是这一位，看派头，你决不敢叫他“小娄”。叫“老娄”呢，谁知他是不是高兴？他是绝顶讨厌这个“老”字的！他的哲学，我太了解了：“老”就是“旧”，“旧”就是“复辟”，“复辟”就是“反革命”……

“怎啦？”他却并不在意，毫不在乎地跨到屋子当中，似笑非笑地说：

“老九，大白天，插上门干什么？搞什么阴谋诡计？”

嘻，多新鲜！不让人关门，敞开着，办展览吗？

可是，那个年头，“阴谋诡计”几个字，往往

吓得人心惊肉跳！特别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就是“老九”，多亏他口下留情，没带一个“臭”字。

“我正在做饭……”我分辨说。

他也看到我两手面粉了。于是不吱声，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个带打火机的黄澄澄的烟盒，自己点了支烟，抽着，边打量我的屋子。其实我屋里也没有什么，两张床，一个立柜，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了几本决不会触犯他的书——不过也难说，有两本我没来得及藏起来的洋文书哩。

果然，他注意了，拿起一本翻起来。

“这是什么书？”他问。

我尽量清楚地、一字一顿地说：“液压传动原理。”

没想到他的脸上浮过一丝微笑，放下这本，又拿起一本，在手上掂掂它的份量。

我不等他问，就说：“齿轮系统装置。”

他把书重重地一放，大声说：“好！”皮鞋咯登一响，原地转一个圈儿，嘴里喷出一股浓烟，又嚎了一声：“好！”

我疑问地望着他。他不容置疑地说：

“换身衣服，走……该是你们这些老九露一手的时候啦。”

“我正做着饭呢！”

“哎呀，吃饭是小事。我找你，可是一桩……”

大事！”

二

这个娄……，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一个不好也不坏，中不溜儿，能踢几脚足球，也会哼两三支电影插曲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娄信义，倒也不赖，有信有义嘛。

他跟我们别的同学稍有不同的，就是比我们都……都什么呢？北京人叫做“会来事儿”，上海人叫做“兜得转”，广东人叫做“鬼马”。比方说吧，平常他对人不冷也不热，不近也不远，可是快到考试了，他对班里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就套近乎了：“小张，咱们一块儿温课好不好？你帮我掌握一下重点！”要不然，干脆兜里掏出两张电影票来：“小李，看《孤星血泪》去——反正是刮别人的！看完电影，再补课，好吗？”看电影？考试期间，大家都没这胃口。可是一块儿温课，同学的要求，怎么好拒绝呢！

又比方，有一回竟穿了一身崭新的工作服上学校。一打听，才知道他邻居是一家工厂的仓库管理员，工厂要掉换工作服了，他塞给人家几盒烟卷儿，拿一套破衣服去换了这套新的。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毕业，大家都各自西东了。我上了大学，学机械制造。他呢，听说进

了一家代号叫 414 的机床厂，学装配钳工。

我大学临毕业那一年，巧得很，正好到 414 厂实习。有一位老徐师傅，是碌碌砸眼一实打实凿的老工人。他的钳工手艺称得上“惊人”，比方说，配一个螺丝吧，他光用一把锉刀就能挑出丝扣来，保证严丝合缝。照我看来，这已经不是技术，而是艺术了。我一打听，娄信义还是他的徒弟。但是，我这位老同学这时却不在厂里，哪儿去啦？

“上了月明山。”

我还以为月明山是什么矿山，也许娄信义是支援别的企业去了吧？可是老徐师傅叹了一口气：

“劳改两年啦……”

敢情月明山是劳改农场！我急急忙忙问：“为啥事儿？”

“手脚不干净。”老徐师傅摇摇头说。

这位老师傅是厚道人，用的词儿也是很温和的。实际上，我很快了解到，娄信义跟人合伙盗卖厂里钢材：角钢、工字钢、圆钢……数量好像还不少，是用大卡车拉走的，听说有好几车子！

这就不用再打听啦，社会主义嘛，怎么容得了挖墙脚的人？触犯了法律，理应受到人民的制裁。我们几个老同学谈起来，也只是淡淡叹息一声：既不是怜悯，也不是同情，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脚上的泡儿是他自己踩的。生活，可是严峻着哩。

毕业以后，我留在学院当助教。不久，生活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挟着雷霆万钧之势来了。不久，学院里又进驻了工宣队。

工宣队长姓卞，是一个老工人，浑厚浑厚的，两手老茧。卞队长把我们这些青年教师一个个找去谈话。轮到我了，我走进那间高台阶的小屋子……

室内竟然还坐着一个人：圆圆的脸孔，胖胖的身材，穿着退色的蓝制服，挽起袖子，毫不在乎地翘着脚，抽着烟。我定睛一看，这不正是我们的老同学、“上了月明山”的娄信义吗？我差点儿叫出声来。

卞队长介绍说：“这是娄副队长。”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噢，劳改犯当了工宣队副队长！

那家伙，也认出我来了——他当然认得我。但他却毫不动声色，冷冷地点着头：“我叫娄金蚁。”

哦，口音都改了。

但是且慢，他解释道：“我不叫娄信义了，什么信什么义？那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旧东西统统要砸烂，建立起新的朝代。我们也用不着讲什么‘信义’！所以我叫娄金蚁，金子的金，蚂蚁的蚁——蚂蚁是很有本事的哩，对不！这名字也新颖……”

“什么金蚁银蚁，应当叫白蚁——专门蛀蚀社会主义大厦的白蚂蚁……”我心里厌恶地想。

我可能脸色不大好，他注意到了。他似笑非

笑地说：“我都了解了，你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群众说你表现还好。但是知识分子嘛，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培养出来的都是臭老九，要狠狠触及灵魂，必要时也可以触及皮肉！”

我没有吱声。什么“触及皮肉”！莫非叫我坐喷气式、挨皮鞭不成？但是看看那张胖胖的似笑非笑的圆脸，我感到恶心。我永远忘不了老徐师傅那声叹息！

于是，当天晚上我悄悄找着卞队长，把我所知道的“娄副队长”的底细都跟他说了。我再三说，让这样的人来当副队长，有损工宣队的威信。卞队长听着，沉默了好久。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迷惘和不安。这个老实巴脚的老工人显然不知所措了。末后他说：

“小李，向你交底吧。他可是联络员派来的。原来组成工宣队时并没有他，今天早上他才拿着介绍信来报到，介绍信写得明明白白……”

“什么联络员”？我问。

“中央首长的联络员……来头大着呐！这不，介绍信上说，叫我向他汇报工作。哪有……”他说不下去了，可心里充满疑问。

我看着卞队长的诚朴的脸，心里涌起了一股热呼呼的感情。谁说我们是脱离工农的“臭老九”？真正的工人，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只有那些打着工人招牌的白蚂蚁……可是，中央首长的联络员！噢，不怕你们笑话，那会儿，“中央首长”

几个字，在我内心唤起一种几乎可说是神圣的感情，我以为，这就是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名词。我这个政治水平很低的技术人员，哪儿懂得“中央首长”也有各不相同的含义呐？我头一个冲动就是：写封信给“中央首长”揭发他，揭发这个白蚂蚁！

卞队长把他的温暖的、长满老茧的大手按在我肩上。

“小李，我知道你心里糊涂……我也糊涂着哩。不过，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大风大浪的关口，要沉得住气。是金子，是铁锈，会在这场风浪中分清楚的。”

三

但是，生活的进程不让我沉得住气。在我们的树木蓊葱的校园里，我时时刻刻看到这只白蚂蚁的身影。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我找去了。这回是在实验室——准确地说，过去的力学实验室。因为现在已经空荡荡了。那些仪器——据说是“修正主义的”——已经砸光。屋里牵着绳子，横七竖八晾了几件背心、裤衩、袜子，安了一张床。娄金蚁自己就睡在这儿。

这回谈话是从所谓“批判”相对论开始的。

“什么‘相对理论’！”娄金蚊洋洋得意地说，毫不在乎地把相对论叫成相对理论。“还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权威嘛！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了，那还成何体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相对吗？造反派和走资派，能相对吗？工人阶级和臭老九，能相对吗？……”

这个不学无术的白蚂蚁真是得意极了。他不知从哪儿贩卖来狗屁不通的“理论”，却装作好像是自己的发明创造。

“不是相对理论，是相对论。”我不能不纠正他。“相对论是一门自然科学理论，是爱因斯坦发明的。”

“对，对，就是那个爱……什么坦！”他简直是眉飞色舞了。“不就是犹太人吗？犹太人都是笨货、贪财鬼……”

我不屑于提醒他，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是犹太人。

“再说，洋权威为什么就不敢碰！要批判相对论，批判爱……什么坦，你来写篇文章……”

我苦笑了一下。

“你不知道我学的是机械制造吗？我没学过相对论，又怎么能够‘批判’呢？”

“你们这号人呀，真是！……写篇文章有什么难的？没学过，没学过就不能批判？《清宫秘史》我连看都没有看过，可是我就作了一个批判《清宫秘史》的报告，讲了四个钟头！”